

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红楼六家谈

HONGLOU LIUJIATAN

蔡义江

丁维忠

吕启祥

周思源

卜键

杜春耕

红楼六家谈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红楼六家谈

HONGLOU LIUJIATAN

撰稿

蔡义江 丁维忠

吕启祥 周思源

卜键 杜春耕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六家谈/蔡义江等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3.4

ISBN 7-5316-4125-9

I . 红... II . 蔡... III .《红楼梦》研究

IV . 1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068 号

红楼六家谈

著作人 / 蔡义江等

责任编辑 / 王玉明 宋舒白

装帧设计 / 海云书装

责任校对 / 宫 常

出版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0451)82533097 邮编 150001

印刷 /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 新华书店

开本 / 640×960 1/16

印张 / 21.25

字数 / 260 千字

时间 /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版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5316-4125-9 / I·157

定价 / 28.00 元



《红楼梦》

——永恒的认识对象

《红楼梦六家谈》序

冯其庸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一部著名的难读的书,它平易而深奥,易知而难解。我想这部书,除了曹雪芹自己以及和他一起写作评批的人,或许还有其他少数人之外,能够完全懂得这部书的深意的人,可能在当时就是极少极少的。即使是参加评批的人,如脂砚斋、畸笏叟等,能否像曹雪芹一样深知此书的内涵,也还很难说。从现今留下的脂批、畸批来看,有些批是极珍贵极有见解或极富背景价值的,但有一些批,看来也未能尽知曹雪芹的心意。至于曹雪芹以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曹雪芹写在《红楼梦》开头的那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都云作者痴”一句话,就已说明不少人不理解他,所以才会有“谁解其中味”的叹息。这还是曹雪芹当时的亲身感受,那末,之后就更可想而知了。

有清一代的评点派,对《红楼梦》的评批是有贡献的,有许多



好的见解，应该看作是有清一代的红学成果。但就其对《红楼梦》深刻内涵的认识来说，恐怕没有人能进入这个领域。相反，倒是有很大的曲解。其中尤其是张新之的批，硬把《红楼梦》拉到《四书》《五经》的范围里去，真叫人哭笑不得；然而他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文字上，又时有好语。尤其是他的书在当时竟能风行一时，这也反映了时代的认识水平。

那末，《红楼梦》是否就是无法认识，就是不可知了呢？当然不是。西晋陆机的《文赋》就说：“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这就是说，只要沿波讨源，由浅（易）入深（难），终究是可以被认识的。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篇更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陆机和刘勰先后提出的是一条唯物论的认识路线，他们认为只要“沿波讨源”，就“虽幽必显”，不是作品的不可认识，而是你自己的认识水平要不断提高。在《红楼梦》的认识问题上，我认为也是如此。不是这部书不可认识，而是我们自己的“识照”还有点“浅”，还需要下功夫去提高它，然后才能认识它。

在《红楼梦》的认识历程中，胡适是“沿波讨源”，进入正确认识领域的第一人，他确证《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①，并提出了《红楼梦》与曹家的家世有关。之后，胡适又得到了甲戌本，又读到了庚辰本，对这两个接近曹雪芹原稿的乾隆时期的过录本，胡适作了认真的研究，指出了这些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早期过录本的重要性，这样又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从原始抄本去认识《红楼梦》的新的途径。从作者的经历，作者的家世和作者的手稿过录

^①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清代早有多人提出，但胡适不仅提出并且进行了考实。

本来认识《红楼梦》，这就把人们引进了正确认识《红楼梦》的坦荡正路。

但认识客观事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胡适开辟了正确认识《红楼梦》的途径，但他自己也仍免不了认识上的失误，所以他的前者是可贵的而他的后者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在这条认识路线上的后来者，在认识的过程中时有所获，亦时有所误，这就更不足为怪了，可怪的倒是迷途而不知返，这就不仅自误，而又将误人了。我对《红楼梦》也有过一个认识过程，现在也仍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体会到要认识《红楼梦》，第一是要了解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作者的家世，包括他的至亲的家世；第二是要了解《红楼梦》的文本，包括早期的抄本、抄本上的评语和后来的印本；第三是要了解《红楼梦》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社会思潮，特别是思想思潮。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红楼梦》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缓慢转型的时代，西方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西学已经东渐，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因素正在滋长，新的思想意识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在滋生、蔓延。对这一切的认识，我认为都有利于我们认识《红楼梦》。

《红楼梦》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是我认识的一个重要课题。我感到《红楼梦》是一部感悟人生的书，咏叹人生的书，铭刻情感书，也是批判旧时代、旧思想、旧制度的书。曹雪芹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波澜，幸福和辛酸、灾难，他都饱尝了。人情，尤其是爱情的忠贞不渝和世情的变异，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等等，他都参透了。他整整走过了一个复杂多变、风浪起伏的人生，如梦如幻，似醉似醒。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的憎恨，不仅仅是对家庭的现实，而且是对广阔的社会现实、政治现实和思想现实。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他自己的人生理想、爱情理想和社会理想。这一切都是他从现实的苦难中产生的，是他对现实人生的感悟。他把这一切感悟，包括如梦如幻的理想，统统写进



了他的书里。他对人生怀着美好而深刻的爱和希望,他希望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他认为人的意志和爱情、感情是最高贵、最纯洁的,不应该受到扭曲、摧残和玷污。对他所处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和深沉的叹息,他对苦难中的人们满怀着深厚的爱心。……

以上这些,就是我现在对《红楼梦》的一点点肤浅的认识。蔡义江、丁维忠等六位朋友写了《红楼六家谈》,作为对《红楼梦》的助读,要我写几句话。他们六位,都是当前红学研究的专家,都是蜚声红坛,卓有建树的。他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当然会大有助于阅读《红楼梦》。

但是,《红楼梦》是一个永恒的认识过程,《六家谈》可以把人们引向认识的正途,但不是引向认识的终点。所以要不断地认识《红楼梦》,要使自己对《红楼梦》的认识不断深化,还要靠自己不断地去阅读它、认识它。要正确地认识到,认识《红楼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六家谈》将把人们一下送到 5000 多公尺的营地,以此作为认识的起点。

然而,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有尽的,而《红楼梦》的认识是永恒的!

2003 年 5 月 16 日于京东且住草堂

《红楼梦》 / 1

——永恒的认识对象 冯其庸

几点说明 / 1

导论 蔡义江 / 3

- 一 时代背景 / 3
- 二 家世、成长与创作酝酿 / 4
- 三 成书过程 / 6
- 四 文字的前后落差 / 11
- 五 贾宝玉非曹雪芹自我写照 / 13
- 六 艺术成就的主要表现 / 15

人物评析 / 22

- 一 贾宝玉 丁维忠 / 23
 - 二 林黛玉 丁维忠 / 37
 - 三 薛宝钗 丁维忠 / 55
 - 四 王熙凤 周思源 / 73
 - 五 金陵十二钗中的几位少女 周思源 / 80
- 秦可卿 史湘云 探春 元春 妙玉 李纨

- 六 贾母与王夫人 丁维忠 / 95
七 几位大丫头 周思源 / 110
——鸳鸯 平儿 袭人 晴雯 紫娟 司棋
八 《红楼梦》中的小人物 周思源 / 126
——刘姥姥 焦大 小红 小蝉 茗烟
九 贾府的老少爷们 丁维忠 / 138
——贾敬 贾赦 贾政 贾珍 贾琏 贾蓉
十 四个“泥水匠”和一个“泥痞子” 丁维忠 / 153
——秦钟 蒋玉菡 柳湘莲 水溶和贾雨村

章节赏析 / 165

- 一 石头撰书 蔡义江 / 165
二 游园题额 吕启祥 / 178
三 听曲参禅 吕启祥 / 195
四 宝玉挨打 吕启祥 / 204
五 白雪红梅 吕启祥 / 216
六 香菱学诗 蔡义江 / 228
七 抄检风波 卜 键 / 240
八 芙蓉新诔 丁维忠 / 278
附：《芙蓉女儿诔》的白话译文 蔡义江 / 286

《红楼梦》版本概述 杜春耕 / 292

- 一 十一种早期手抄本 / 293
二 《红楼梦》的各种印本 / 310

附 录

- 一、《红楼梦》四大家族关系表
二、《红楼梦》宁荣二府奴仆表



(一)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辅助书。

《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成就最高，它是一部世界级的文学经典，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是对世界文学、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但《红楼梦》又是最难读的一部古典小说，因为它精深而隐曲。前人云：此书“立意高超，取材宏富”，“玄之又玄，无上妙品”；“如捉水月，祇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意思就是只觉得它好，但又很难说清它好在哪里。

因此初读《红楼梦》需要有一定的辅助。而读懂《红楼梦》，对于感性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和古代文化乃至了解中国，很有必要。

(二)本书的写作特点是深入浅出。它的析释，力求浅显易懂，不作理论性、学术性的发挥，没有空洞说教，也不是高头讲章；同时又很深入，涉及很广，缕析很细。尽管它的“人物评析”、“章节赏析”部分，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囊括所有人物和全书章回，但它所优选的重点、难点、精彩点，往往能以“一斑”窥见“全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启示性、可读性。总之它紧扣《红楼梦》文本，对于读懂小说、理解文本，很有益助。

(三)本书所依据的《红楼梦》文本，前 80 回是汇校各脂评抄

本而成的新校注本。本书主要也是解读前 80 回,对后 40 回也时有所涉。关于版本,请看本书的《<红楼梦>版本概述》一章。

(四)关于《红楼梦》的几乎每一个问题,自清代至今二百多年来,一直都有争议。本书的几位撰写者,难免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见解,这是正常的,强求一律倒是不正常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才是健康的文风、学风。希望本书的读者也参加到讨论中来,各抒己见,各谈心得,目的是把《红楼梦》解读得更全面、深入!



蔡义江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到明、清时，已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其中尤以《红楼梦》处于最突出的地位。《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也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骄傲。《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虽然仅仅留传下来一部经后人最终续补完成的小说，但他的名字，可以毫无愧色地与莎士比亚、狄更斯、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杰克·伦敦、海明威等世界文学巨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一 时代背景

《红楼梦》在其开卷的“楔子”中，虽声称此书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但被作者曹雪芹隐去的时代，其实就是他祖辈、父辈和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上半叶。

这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鼎盛时期。康熙大帝以武力平定清初国内各种反清势力后，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得到了稳步的发展；雍正整顿吏治，有一定的成效；乾隆时经济更得到进一步的繁荣。然而，在国力强大、物质丰富的“太平盛世”的表象背后，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在加剧，各种隐伏着的社会矛盾和深刻危机，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已日益腐朽。

这种矛盾在遇到自然灾害严重的年头，就更为尖锐、突出。《红楼梦》首回写甄士隐家遭不幸后，想去田庄而不能时说：“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这里反映的就是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封建纲纪的松弛、废颓，伦理道德的虚伪、败坏，政治风云的动荡、变幻，统治阶层内部各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间荣辱兴衰的迅速转递，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失望，以及各种叛逆的意识言行在露头、滋长等等，都说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在发生动摇，正逐渐趋向崩溃。

这些都是具有典型性的时代征兆。作为文学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他以无可比拟的传神文笔，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有重要时代特征的、极其生动而真实的历史画卷。

二 家世、成长与创作酝酿

曹雪芹（1724—1764），名霑，雪芹、芹圃、芹溪、梦阮等是他的字或号。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辽宁省的辽阳，有以为在今铁岭西南郊腰堡大汎河村一带。在努尔哈赤后金兵掠地时，沦为满洲贵族旗下的奴隶，并扈从入关，来到北京。清开国时，曹氏归属正白旗，为内务府包衣（意即皇室之家奴），遂与皇室建立

了特殊亲近的关系。

曾祖曹玺，顺治时因战功被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后又任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初出任江宁织造（江宁府即今南京市，织造掌管皇室使用的各项丝织品生产，兼管机户及有关税收），直至卒于任所。其妻孙氏，当过康熙保母，后被康熙封为一品太夫人。祖父曹寅，少年时即入侍康熙，成了亲信，后又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也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常访查江南吏治民情，向康熙密奏。他文学修养很高，联络了不少江南知识人士，著有《楝亭集》及《续琵琶》等杂剧多种，富于藏书，精于校勘，曾主持刊刻过《全唐诗》。康熙曾特加其通政使司通政使职衔；病危时，又特命快马送药抢救；病故后，其亏空织造公款近三十万两，乃命两淮巡盐御史为其填补，并命其子曹颙（yóng），继任江宁织造；颙死，又命将曹荃（曹寅之异母弟）之子曹頫（“俯”的异体字）过继给曹寅承嗣继职。如此三代四人前后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康熙每南巡，都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曾亲自主持接驾四次。所以，曹家在江南是个地位十分特殊的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

雍正即位（1723）后，曹家遭冷落，继亡兄曹颙任江宁织造之职的曹頫时受斥责。曹雪芹出生时曹家已近末世，所以他未能赶上过往昔盛时的风月繁华生活。雍正五年（1727）末、六年（1728）初，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下旨抄家。父亲曹頫被“枷号”（将木枷套在罪犯颈上，写明罪状示众）；房屋田产、婢仆、财物等，都命赏给其后任隋赫德。查抄结果：“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即隋赫德奏折中称“当票百余张”）而已。上闻之恻然”（《永宪录续编》）。接着，曹寅、曹颙两代遗孀、妇孺家口便迁回北京，靠发还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房屋度日。曹家从此败落。

此后，在他成长的岁月中，祖母、父母辈、亲友们常常绘声绘



色地给他讲述家中昔日的盛况，如将织造署改建做行宫以接待康熙圣驾的那些辉煌岁月里所曾有过的种种事情，在这位天才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而激起他无比活跃的想像力，令他时时神游秦淮河畔早已失去了的乐园。直至二十多年后，他仍会忍不住向友人说起先祖当年荣华富贵的盛况，说得又是那么的具体生动、有感情，仿佛曾身临其境，竟使比他年轻得多的敦敏、敦诚兄弟，误以为那些风月繁华的盛事是雪芹早年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甚至闹出笑话，向人介绍说：“雪芹曾随其先祖（曹）寅织造之任。”（敦诚《寄怀曹雪芹》诗“扬州旧梦久已觉”句原注）其实，曹寅早在雪芹出生前已去世了。

同时，由于祖上几代人与皇家的特殊关系，曹家在京城里的亲戚和跟高层有世交旧谊者必不可少。虽曹颙获罪不便走动，但尚为孩童的曹雪芹是毋须避嫌地可以被人领着进那些豪华的大宅深院的，这会使他增长许多见识并加深已有的感受。从此，宗室贵族中的因政治争斗失势，由往昔的玉堂金马到如今的陋室蓬窗的升沉变迁，雪芹所见所闻一定也多。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他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爱新觉罗·永忠《吊雪芹三绝句》之三）他把广泛搜罗所得的素材，结合自家荣枯的深切感受，加以酝酿，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一部描绘风月繁华的官僚大家庭到头来恰似一场幻梦般破灭的长篇小说构思，就逐渐形成了。

三 成书过程

《红楼梦》的创作开始得很早，有些人总不信一部生活内容如此丰富的长篇小说，会在作者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着手写作了。我想，如果他们知道萧洛霍夫的大部头著作《静静的顿河》（一度

曾传说是抄袭他人之作，现已从发现的手稿上证实了那些都是谣言)正式出版的时候，作者年仅二十二岁，也许可以减少些这样的怀疑。雪芹前后花了十年时间，经五次增删修改，在他三十岁(1754，甲戌)之前，全书除有少数章回未分定，因而有些回目也须重拟确定，以及有几处尚缺诗待补外，正文部分已经完稿。比如他把最后宝玉弃家为僧一回称做“悬崖撒手”；末回也有了，叫“警幻情榜”。他把全部书稿匆匆交付其亲友脂砚斋等人眷清加批，自己暂且不再过问。

小说而附有批语是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一种式样。比如金圣叹批《西厢记》、《水浒传》的影响就相当的大。看来，雪芹原来也打算由脂砚斋来为小说写评语，将来与正文一起问世，以满足读者之爱好。交出的书稿，虽内容已全，却尚差最后一步，将来还得有一点扫尾的事要做，所以又把它当做“征求意见稿”，也请其他的一些亲友同时来参与审阅，让他们在读稿过程中也将自己的批评建议意见，如哪些须补、哪些要删、哪些宜改或者有什么感想心得，随手地批在上面，以便作者最终补正、润色和审定时作参考。这样，我们现在见到的脂评，实际上包括了两类批语：一类是脂砚斋以读者为对象，准备随小说传世的批语，所以书名只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另一类则是畸笏叟、梅溪、松斋等“诸公”以雪芹为对象或不明确对象、目的信手写下、并未打算传世的随感式的批语，当然也不排除有愿供脂砚参考、采纳的情况。后来借书稿去录留存者，有的认为批语多多益善，惟恐遗漏，凡批的都抄上了，甚至还将此本无、它本有的也汇集补抄上去，而又不分辨两类批评的不同性质。这一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脂评十分复杂的局面。

雪芹最后大概有十年左右时间，是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度过的。看来除卖画换钱外，并无固定职业。不知是因为“寂寞西郊人到罕”，交通不便，还是另有原因，他似乎与脂砚斋等人极少接

触，也没有再去做书稿的扫尾工作，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审读、校正过已誊抄出来的那部分书稿。所以，有些明显抄漏、缺损、讹误处，诸本皆沿袭下来，未加改正。

也许就因为下面将要说到的原因，脂砚斋等人始终未能将加批誊清工作做完，因为脂评中提到八十回后情节多处，有些连回目文字都说了出来，却未见其有篇章传抄出来；而且也没有将书稿退还给雪芹本人，只是存放在畸笏叟的手上。

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说曹雪芹晚年在黄叶村著书吗？怎么你说他将写好的书稿交给脂砚斋后自己都没有再看呢？这里有点误会须要解说：曹雪芹将书稿交出的时间的确比较早，且是连末回都写完了的全稿。“至脂砚斋甲戌（1754）抄阅再评”时，距雪芹逝世尚有十年，完稿的时间自然要再早一些。所以应该说写书还在移居西山之前。此后，雪芹迫于生计，暂时为世务奔忙，先作“稻梁谋”也在情理之中。故其友人敦诚写诗规劝他，别寄希望于富户豪门伸出援手来相助，更不必为那些势利之徒而发牢骚、叩门求人，倒不如安于贫贱，虽僻居山村，仍像从前那样专心写书为好：“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寄怀曹雪芹》）所以，“著书黄叶村”只是友人的期望而并非事实。

那末畸笏叟是谁呢？他与脂砚斋是一是二？为什么到后来书稿总在他手中，只他有批语，且一起持续到雪芹逝世后好多年呢？曾有研究者猜测畸笏老人是曹颙，我以为是极有可能的，除曹颙外简直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理由如下：

①“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是畸笏“命芹溪删去”的。能有资格“命”作者删这删那而后者也只有听“命”的人除自己最有权威的亲人外，还能有谁呢？畸笏还对秦氏用“姑赦之”的话，又说隐去其丑行“是余大发慈悲也”，好像《石头记》就是自己的东西，执笔者只能依其心愿和“赦”令而行事，他与作者又岂是一般关系？